

## 周恩来的骨灰撒到了哪里？

总理周恩来 1976 年 1 月 8 日去世，尸体火化后，骨灰没有保留，而是撒向了中国的山水之间。后来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逝世后，骨灰也是撒到大海上。周恩来研究专家秦九凤曾数十次采访过参与撒周恩来骨灰的四个人中的三个，知道很多内幕。

### 担心民众

**搜集周恩来骨灰**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逝世当天，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周恩来生前贴身卫士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邓颖超表示，目前的条件已不允许自己亲自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自己年岁又大了。邓颖超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三个人先后到北京的五塔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察看。1 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且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声望很高，周恩来逝世后，大批民众不顾阻挠自发纪念他，若他的骨灰撒在陆地上，民众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一点留作纪念。

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张树迎和高振普四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 骨灰中有襁扣

**和金凤纽扣**  
周恩来追悼大会 1 月 15 日下午结束后，邓颖超

领着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先准备好的骨灰盒装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宝山找来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将周恩来火化后的襁扣、金属纽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这只花瓶里。

默哀完毕后，邓颖超超前打开骨灰盒，双手抚摸着骨灰说道：“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人发出一片哭声。

1 月 15 日晚上 7 点半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了骨灰盒。为避开民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苏制灰色吉普车。邓颖超由她的秘书及保健人员等陪同，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人民大会堂，利用夜色的掩护向东驶去。晚 8 时许，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酒农药的苏制安-2 型小飞机停放在那里。

### 第一把骨灰：北京城

邓颖超没有登机，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挥手向丈夫作最后一次告别。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周恩来 1918 年夏天留学日本回国度假，就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卅运动中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曾到北京总统府前请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 27 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

### 第二把骨灰：密云水库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撒在密云水库上空。

周恩来在建设密云水库一事上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水

利。”中共 1949 年建政并定都北京，但当时北京严重缺水，周恩来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1958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曾视察密云县，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

在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要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他公务多，遇有实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便派人或者用电话询问施工进度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洒出来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 第三把骨灰：

#### 天河入海口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周恩来 1913 年春随四伯父从沈阳来到天津，并于那年考入南开学校。他组织了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曾因投身五四运动遭坐牢达半年之久。在天津，周恩来结识了许多后来的亲密战友，包括妻子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很少有人知道的事。1928 年 12 月，为了解决中共直属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上，军警包围了会场，但以为那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于是令他们写信给亲属让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

周恩来写了信给三伯父周贻谦。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过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

福裕 1991 年 10 月 25 日对秦九凤说，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而秦九凤 1997 年在采访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位部长罗青长时，罗青长说：“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的一层含意，那就是他希望通过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摘自《党史博览》

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职。周贻谦接信后，立即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周贻谦担心十几年未见面，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未必能一眼认出来，可能引发麻烦。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但如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又怕不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

车一到会场门口，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 最后一把骨灰：

#### 黄河入海口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近现代多数革命者落难之时都会以思念黄河作为寄托，骨灰撒在那里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周恩来作为中国总理二十几年，对国家与民族的情怀当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周恩来落难之时曾多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怀念。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留学日本时记下的念娘日记，充满对儿时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 1991 年 10 月 25 日对秦九凤说，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而秦九凤 1997 年在采访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位部长罗青长时，罗青长说：“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的一层含意，那就是他希望通过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摘自《党史博览》

## 欧洲最后一个“跳蚤马戏班”

它们是真正的演员，它们是真正的大力士。它们踢球，球的重量是自身体重的 30 倍，它们转动木马，木马的重量是自身体重的 2 万倍。

它们是欧洲最后一个跳蚤马戏班的成员。

它们身体虽小、力量却很大，演艺才能非凡，让无数观众倾倒。地球上约有 2000 种跳蚤，遍布各个大陆，连南极地区也不例外。为了喝上一口鲜血，跳蚤可以一连几个月呆在空鸟巢里，等待鸟巢主人回来。跳蚤最喜欢的居住地是欧洲，在欧洲，它们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传播疾病。1374 年，它们引发的一场鼠疫就夺去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欧洲居民的生命。此后，人们向跳蚤发起了大规模的歼灭战，把一群群的跳蚤从城市住宅里清除出去。渐渐地跳蚤的身影从城市消失了，只是在人们去郊外野餐时，偶尔还会受到跳蚤的祸害。

但是，也有人像训练老虎和狮子那样，将跳蚤培养成马戏班的“演员”。跳蚤表演一度吸引过欧洲许多国家的市民乃至君主的兴趣。市民们前往临时搭建的“戏院”观看跳蚤表演，那时候不愁没有“演员”——无论在谁身上搔一搔痒，就能抓到一大把跳蚤，那可是整整一个马戏班子的阵容。

现在，全欧洲只剩下一个跳蚤马戏班，管理这个特殊马戏班的是跳蚤训练师汉斯·马捷斯。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捷斯一家就开始训练这种昆虫了，他家世代相

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高祖父训练的一只跳蚤弹跳力极佳，曾经给当时罗马教皇表演，引来教皇的赞叹。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马捷斯的家乡德国，跳蚤慢慢绝迹。马捷斯只好到土耳其和希腊挑选“演员”，在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南欧国家，跳蚤尚能苟延残喘。于是，马捷斯和他的朋友“招募”来一批又一批跳蚤，马捷斯本人再从中挑选出母跳蚤，对它们加以训练——公跳蚤的体能较差，不能胜任马戏班的表演。

马捷斯的马戏班一年只演出一次，每逢 10 月，德国慕尼黑举办传统的民间游艺会，跳蚤表演也就鸣锣开张。由马捷斯设计的节目单这样写道：“跳蚤足球赛、跳蚤玩旋转木马、跳蚤骑四轮桥式马车、跳蚤耍杂技……”他认为，跳蚤很有天分，得分充分利用它们的才能——力量大和弹跳力好，而它们有的善跳，有的能跑，必须仔细观察，以各尽其能。

跳蚤能跳出 35 厘米远、20 厘米高。这时，它们的加速度是自由落体加速度的 140 倍，而宇航员在火箭发射时的加速度只有自由落体加速度的 61 倍。遇到危险时，跳蚤只用千分之一秒就能跳走，除了跳蚤，没有其他动物有如此敏捷的反应。如果足球运动员长有一双跳蚤那样的脚，破门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跳蚤的才能要归功于两块胜过橡皮弹性的蛋白质垫板，垫板一经压缩，能在刹那间复原，把跳蚤弹到别处，挽救其生命。

能跳善跑的跳蚤，天生就是当足

球运动员的材料。但怎样教会它们踢足球呢？马捷斯说：“我利用动物的本能，为了不让跳蚤逃跑，我给它们戴上用最细的铜丝编织的网具。然后，将一只跳蚤放在是它体重 30 倍的海绵塑料球上，球在亮处，跳蚤为了尽快躲到暗处，就得拼命向前跑。这样，球离开了原地，滚进了球门。作为奖励，我马上把这只跳蚤藏在黑暗的地方。”

教会跳蚤按照马捷斯设计的方式跳跳，更加困难。接受训练之后，跳蚤能推动几克重的四轮马车，甚至重达 35 克的旋转木马。可以设想，人类的大力士要想举起是自己体重如此倍数的物体，简直是做梦。事实上，每只跳蚤都懒于推动马车。所以，马捷斯提前把那些不乐意工作的跳蚤跳出来，然后对剩下的进行“思想工作”：要做一只好样的跳蚤，非推不可。

“我拿来几只不同高度的盒子，把跳蚤放在一边。”马捷斯说，“开始时盒子低一些，宽一些，虽然跳蚤会碰到盒盖，慢慢就能顺利地跳过去了。我让驯服的跳蚤再跳高一些，小一些的盒子，盒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它们被我训练成了跳高能手。”

在慕尼黑演出的时间持续约 3 周。其间，“演员”要汲取营养——鲜血。怎么办？老板马捷斯就成了牺牲者。每隔 3 小时，他就把跳蚤放在自己手上，让它们吸血，直到喝足为止。跳蚤喝足吃饱，又开始表演节目了。

马捷斯认为，只要按照训练者的聪明才智，坚持对跳蚤进行训练，让活蹦乱跳的跳蚤跳舞、拖运输工具是完全可能的，更不用说成为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了。

## 崇祯死地六说

按掖庭籍属，被宪御者皆至，慷慨极，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剑，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数行下。于是皇后先投缳，其余咸引决，稍顾望，辄手剑刃之。时昌平公主被剑断右臂，仆地未死。又唤内官王承恩着靴，带同内官数十人，绕城夺门不得，归，遂同承恩对煤山古松下。”

四、《中国名胜词典》中说：“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拂晓，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仓皇出逃，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死。”

五、《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道内员，携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

命平伯在《崇祯吊在哪里?》中写道：“西方作家邓尼在《一代的伟人》书中，如此记载明朝崇祯帝一事(崇祯砍伤昌平公主)。”她那精神错乱的父亲就北出宫廷爬上煤山，在那里又查看了外国来的大炮，他给李自成写了血书，要求他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后他自己就在管园人所在小屋的椽子上吊死了。”

总结上述，可见关于崇祯皇帝的死地有六说：自缢于煤山(或曰万岁山)之树下，自缢于山亭，自缢于今北海之白塔山，自缢于西山，自缢于中帽局，自缢于管园人小屋。据考：明末的万岁山就是煤山。崇祯帝吊死煤山比较可信，也合乎情理。但到底是吊死在海棠树下、松树下、槐树下，还是亭子里？目前还没有定论。

摘自《历史故事》

## 美文闲读

### 我只想和你一起吃菠萝

佚名

我们都是彼此心里最珍贵的宝贝。从小到大，她都不喜欢吃酸味的食物。但大宝喜欢吃。那天，在外逛街的时候，她一直微笑着看着我，大宝啃着一只菠萝，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她喜欢看大宝吃东西的样子，吃得那样香甜，看着，她就觉得幸福。

一直觉得，菠萝酸甜清凉得是没有温度的。那天晚上，她从外面办事回来的时候，给大宝带了一只菠萝。大宝怔了一下，心深深触动，他知道她不爱吃菠萝的。可她知道大宝

喜欢吃。她微笑着，从她的面容上，他看到了爱。难道这就是爱情吗？但凡大宝喜欢的，她必然也会去开始喜欢。哪怕从前，她是如何地对它们不屑，大宝把菠萝切成小块盛在盘子里，他们看电视，你一口，我一口，当菠萝碰到他们的牙齿时，感觉心是那么近、那么暖，甜蜜而温暖的眼神，深深融在一起。菠萝香甜的气息，也留在他们温暖的唇间。因为爱，菠萝开始了有温度。

摘自《天下美文》

的礁石上。相比之下，小翅膀的昆虫却可以迎着海风惬意地飞，就像在海底穿梭的梭子鱼，轻捷，有力。可不要小看那窄小的翼翅，那可是聪明的昆虫战胜风暴的最得力武器呢！”

仔细想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曾经艳羡过“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的大鹏鸟，以为惟有那样的飞行才堪称真正的飞行。我们不知道，在锻造生命的飞行之翼的时候，我们不经意地往里面添加了许多阻碍自己飞行的材料？自负，贪婪，脆弱，虚荣……

美国科学家史奈特曾做过一项实验，证明人类“心灵的翼翅”多大最容易获得成功。他先将被实验者分成三组，各组的奖励办法均不相同，

瞧一下这个圆吧，此刻你脑子里必定会闪现出要填补这段空白弧形的意念。

人的“自圆心理”有时会以它的对立形式表现出来：拖拉，有始无终。一个人做完一件事，内心感到愉快；未做完一件事，内心若有所失。然而，当一个人害怕某件事可能做不完或做完某件事要付出艰苦劳

阿德

动时，为了逃避这种做不完可能带来的不愉快，就会拖延完成的时间。“自圆心理”以不自圆的方式表现，这说明人的心理具有复杂的机制。

其实，人的“自圆心理”具有两重性。如同一个圆圈画成圆圈固然好，不能画成圆也没什么。做任何事情不顾具体情况都有始有终，其结果往往束缚自己的手脚，让许多精力消耗到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上去。摘自《广州日报》

### 最不经意的人救了我的命

张格娟

不去，去我家吧。我说，没事的。晚饭，我早早地用火炉煮了一包方便面，就开始看书了。

老王进来对我说：“你真勤奋啊，本科都毕业了，还在学习啊。我的女儿，不好好学习……”天太冷了，火炉里的火蹿起了红彤彤的火苗，但我还是不停地觉着脊背嗖嗖地冒冷气。我就蜷缩在被窝里，嗯啊地应付着他的话。他也很知趣地离开了。走时叮咛我，知好火。夜深了，我买不到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第七天，当我醒过来时，父母坐在床头，母亲的眼睛都肿成了桃子，我的头剧烈地疼痛，我问妈妈，我在哪儿？妈妈哭得泣不成声了。爸爸叹息着说，孩子，在医院啊。你这一睡就是整整七天啊，我和你妈都担心死了。你可醒过来了，可是，王

支书却永远地醒不来了啊。妈妈用胳膊肘儿捅了一下爸爸，示意让他不要告诉我。

原来，老王半夜两点多了，不放心我一个人，就跑到村委会来察看情况。发现我的灯还亮着，他以为我在看书，就敲了我的门，大声对我说，夜深了，娃呀，早点休息啊。结果我未答应，他估计我睡着了，就又回家睡觉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是不放心，就又一次来到了村委会。在外面大声喊我，结果我没有答应。他想我可能煤气中毒了。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村子里去叫人，村子离村委会还有一小段陡坡路，他叫开了最近的几户人家的门，并气喘吁吁地对人诉：“快，快快。那个女娃子煤气中毒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急急往回赶，他可能要争取更快

摘自《感悟》

些什么？可她笑着把话岔开，只说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只是以后该学学她的样，把十元的钱缝在内衣里。

我和她就这么匆匆分手，都没想到要互留地址，或许都想到彼此只是一个普通的旅伴，没有续写故事的必要。

船到上海，没料到家人来接船，问他们怎会有这信息，他们说收到电报，是按电报的要求办的。我想起了扔掉的电报纸，想起我的旅伴说“一切都会好的”时眼里特殊的光彩，便开始在码头找她，可是茫茫人海，哪里有她的踪迹？

旅伴的真情点点滴滴地给了我多年的美好回忆。人的希望就在于人心中有善。

摘自《中外书摘》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大学刚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在一个偏远的乡镇政府上班。郁闷的我，整天望着单位门前的群山，心中思量着，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鸡不生蛋，鸟不窝食的穷地方。我只有考研究生这一条出路了。我每天的事情，就是抱着书本读书，对窗外的事从来不闻不问。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省上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各乡镇干部带头，和群众同甘共苦。我被分到一个叫苦柳沟的地方，一听这地名，都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同志，大家都要叫他王支书或者老王。至于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懒得问。

刚去的那天中午，老王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我淡淡地说，不去了，我自带了东西。的确，来的时候，我从镇上批发了整整一箱方便面，我吃不惯农村里的饭，总觉得不卫生。

我被安排住在村委会的老房子里，老王说，一个女娃子，晚上不方便啊。要

1976 年是我生平最灰的一年，在黑龙江百事不顺，度日如年，天天找伤感的音乐听。无奈中，我向家里发了封求援信。母亲心疼神会，一个加急电报打过来，让我请到一个月事假。

南归的列车上，坐在我边上的也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呼吗插队的，衣着破旧，逢人就像做广告似的说，她们那儿起早贪黑做一天苦力只挣五角钱。她跟我谈了三句话，就开始盘问我的收入。我那时是个从不向别人诉苦的人。而且恨别人同我谈钱，只觉得这个旅伴俗得不

## 旅伴

秦文君

道到大连。在大连轮船售票处排队时，我又见到了她，她依然穿得像个贫下中农，远远的，我们彼此点点头，也许都懒得回话不投机的人厮守在一起。

列车停运后，大连开往上海的客运成了热门行当，排了长队，才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我知道家里会为我担心，就拟好了电文去排队打电报，轮到我了，却发现钱包被窃。

我真的成了无产者，捏着电报纸发呆。这时，看见那个女知青也来打电报，她问我怎么了，我说遭小偷劫了，然后扔了电报纸就走。我不愿多谈，那年我反正是倒运的，碰到这事，好像一点不突然。相反，遇上好事

倒会忐忑不安。我盘算着怎么度过这几天，候船室向来是知青的免费宿地，只是没东西吃，网兜里剩三只苹果，还有一包干木耳，再加上水，也许是饿不死的，能撑着回上海，一切都好办。

可是，我第一天就超了计划，把三只苹果全当了主粮后面的几天怎么过？我感到处在穷途末路中。正在发愁，她来了，把我的轮船票讨了去，一会儿，跟人把四等舱票换成了五等的，将五等舱票和零钱交给我。我拿着钱直奔食品店，买了店里最大的一种面包。从此，我出门总是带着充足的食物，而且从不怕累赘。

我去谢她，很想跟她说